

目錄

現代詩詞作品

獵 斯	路以及路	4
吳 望	姬人	4
銀 髮	明天	5
雪 夫	說是夢的	5
夕 夜	士兵話別。一條陳舊的乳罩	16
大 湯	半吊子的	17
海 弦	讀星的人	22
方 圓	禪箋。五時半的 PASTEUR 街	34

小說

韓 毅	吹個口哨吧	6
瑩 瀛	方向	18
瑋 瑋	翩翩雲鬢	24
黃 廣	飢渴	36

散文

駱 文	山城寄簡	12
陳 慧	夢迴集	30
洛 洛	風雨季	32
暄 欣	週日	33
小 湯	等她自己情願	50
蜜 麗	雨夜	44

翻譯。評論

沙 曼	明天。黎明時	15
芭 蕾	下午墳場	35
靈 石	高豪德	41
劉 健	霧痕	47
銀 髮	一首失敗的詩	53
	駕駛風車的速度 (序)	3
	風車停泊走廊	58



創文藝的列車出發
刊載靈感越獄的消息
吹響繆思的
號角

駕駛風車的速度 (序)

風車。終於開始出發。

出版一份純文藝刊物似乎並不容易，尤其是在越華文壇，越華文壇文藝氣候一直受到熱帶烟硝火藥味的影響，烽火的面色可以沾來寫詩。越華文壇並不寂寞的。雖然，好幾份文藝刊物都先後如同城市失守。我們未敢大言戰後建設。但願也能為越華文壇的推動薄盡棉力。

風車。我們駕駛文藝列車的速度。

風車走過，路，是風車走出來的，在文藝的路上，我們正出發，正開始刊載文藝花園的風訊，正開始敲打一種風聲，繆思正熱情的在反望鏡中伸出一枚鑰匙，開啓文藝之門。

風車，沿着風景綫風馳。

風車。沿着風的軌道風馳。

風車。走自己的交通。加自己的油門，走自己的斑馬線，煞自己的掣。

風車。

但願，不是一輛失速的車。

《風車》復原 (再版序言)

學生時代，我已經熱愛中國文學，尤其在文藝領域，學校裏，每當老師在堂上講課，桌下，我卻偷偷在課本中夾上一張稿紙，總是在魂飄太虛，神遊物外的亂塗鴉文章，偶而也投稿於報章發表一些小品，久而久之，習慣形成一種不可或缺的課外程序，空下來，常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些文學參考書，文藝雜誌，詩集，譯作，小說等，從此寫作的興致與日俱增，不可自拔。

直到高三快要畢業大考的緊張時刻，竟然還有心情抽空和當時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劉健生。合編一本文藝刊物——《風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出版。正如序中所說的：“風車沿着軌道風馳。但願，不是一輛失速的車。”，可惜當時，正處於烽火煙硝動盪不安的時代，《風車》不能“如意”走上自己的交通，加自己的油門，靠自己的斑馬線，煞自己的掣。所以，創刊號就像曇花一現，只出版一次「首刊號」，就停頓下來，無緣再繼續與讀者見面了。

畢業後的第二年初夏，隨着時局有了極大的變革，一個剛踏出校園的書生，確感到手無縛雞之力，身無一技之長，是家中獨子，親戚稀疏遠散，那時，健生君又陪同家人定居國外，正是舉目無親，呼朋無助之感受，雙親已龍鍾老態，爲了生活所逼，煞費思量，決定找點工作暫度困境，從此躋身入百態橫生的社會，希望在新的日子裡務求一官半職，奈何人浮於事，因急於求成，往往不盡人意，唯有以粗工勞作過活是勢所必然，因此，將先前所熱愛的文學全都拋諸腦後，似乎完全忘卻，雖然連遭周折，幸能發奮不懈，事過境遷，終能跨出自己要走的路徑，幾經變遷，最後總算得到安穩的度過平淡的日子。

現在，生活稍微平穩，家頭細務我都不用再擔負，暫可放下數十載奔波勞碌的心頭之石，以此爲慰，無形中，正處於相當單調的日子，生活再步入另一次轉捩點。

三十餘年一瞬間，健生君又一次返回越南，四處尋回舊年同學好友，重逢的機緣使我們一見如故，當年的童夢就像影片一幕幕呈現眼前，可惜，舊時《風車》的原書，因種種原因而失落，現時手頭上已隻本無存，所以我們決定再將之復原再版，作爲一種懷念，聊以釋然多年來對文藝創作的棄隔，多少也算是對朋友們有所交待，就讓我們牽手勉勵，更希望能夠牽動眾多友人的共鳴。

駱文良

2008 戊子年于提城

路以及獵斯

吉普車
 停下的速度
 靜止的
 向 衛
 沉默的
 子 影
 昨夜
 你在那棵樹下
 宣讀自己的名字
 偶然駕駛
 一些逆向的心事
 路
 頻頻賄賂路
 幾個硬幣
 僅僅剩下的
 如何賄賂左手的輝煌的
 鏢

七三年十月

姬人 吳望堯

御風向陽
 個個倒懸的三月純純
 姬人啊 柳條依依
 昔日的珠璣眉下
 玉匣中沒有玲瓏
 湫湫如水 渾然鳴於空谷
 橫山沈腰 江東的梅子青青
 而春風太瘦 草田未有螢火
 姬人啊 莫解開這三月悽悽
 飲醉了大唐千詩
 不如你髮上的珊瑚一翹
 甲寅年二月廿日夜兩點於西貢

銀髮 天明

明天
 將會落雪
 將是一條冰河
 我正坐著
 一條
 不是破冰船
 慢慢的
 航入夜的上游
 水聲潺然
 夢也濕了
 幾時
 冰雪才把好看的
 長髮
 染成霜色
 已經有點冷了
 上游快到了
 明天
 落不落雪

十五·一·七四

說夢的雪夫

可能是你來了把劍但我不說高興或者
 不高興因為
 這裏沒有宮庭沒有另外一個把劍的人或者說是
 沒有長安沒有說下就下了整個下午
 的雪
 趁天還沒亮趕快拔掉你髮上的羽毛
 別讓別人認出以前你也來過 羽毛就是一種
 記號
 話雖如此
 也不可能說是你來了雖然敲門的聲音
 響著
 或者你還是回去吧我不會赴約的也不會跟你說
 水漲水退之後什麼是水什麼是
 漲什麼是
 水退或者什麼是窗什麼是打開什麼是
 打開之後看見的是天空之後看見的是闊闊的褲管之後看見的是

…七三年餘稿…

欠個 肖巴

韓毅剛

站在巷口那水泥的電燈柱子，漢寒已在細雨裏佇立了好幾個小時了，他的頭髮，面頰，和外衣，都早被雨水浸濕，但他不想移動。就這樣站着。他把手插進外衣的袋裏，深思着。他面部的表情是漠然而冰冷的，然而他的心靈，他的思想，他每根纖維都在熱烈的吶喊着：「噢，我的天使，我的神，你為什麼還不出現哪！」

他嘲弄似的搖搖頭，感覺到自己的儂氣，哦，淺漢寒！什麼時候他竟變得那麼儂，那麼瘋瘋癲癲的？你不是——真認為，等女孩子是一樁最愚蠢的事嗎？會幾何時，你又在做這傻事了，為了一個女孩，一個完全陌生的女孩，你的灑脫呢？你那不在乎一切的勁兒呢？

一連串的問題。一連串不能解答的問題。是的，誰能解答呢？事情的開始，原就是那麼莫名其妙。他記得那是一個黃昏，一個星期前的一個黃昏，他偶然經過這兒！就是他現在站立的這條巷子，他就發現她——那個有對溫柔而寒涼的大眼睛的女孩。或者，因為她有一張清靈娟秀的臉龐，也或者，因為她有一頭烏黑如雲秀髮，再或者，因為她那種寂靜而帶憂鬱的神情，使他對她竟起了一種奇異的好感，就因為這奇異的好感，使他守候了無數個

最美的時刻。

每天，當他看到她憂鬱而孤獨地走在暮色中時，他衝動得幾乎想走過去問問她。但是，他剛剛想挪移他的脚步，那女孩已受驚似的轉身走了。

「噢，小天使，今天……」，他熱烈的對自己說。抑制不住心裏一陣莫名其妙的喜悅和激動：「小天使，今天，今天妳休想擺脫我了。」

他抬起手，企圖拂去髮絲上的雨水，然而，他的手却僵直了，心跳到喉際。是她，那個憂鬱而孤的女孩。

黃色的花傘下，是一個淡黃的影子。她走路的姿勢是美而高雅的，那隨風飄拂的髮絲，別有一般飄逸韻味。

呵，我的小天使，我的主宰，我的神！

彷彿每根纖維，每滴血都在熱烈而深邃的吶喊着。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尖銳而响亮的口哨。

他的口哨贏得她的一瞥。哦，怎樣清幽的一個眼神？他迷感了。

一股迷迷糊糊的思想支配了他的神智；一股莫名的力量把他的脚步拖到她面前。現在，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端詳她了：那溫柔而憂愁的眼神，那彎曲而長的睫毛，像一扇

小小的簾子，這扇簾子鎖着多少夢幻？還有那挺而微翹的鼻子，那柔和而有點委屈的抿着的小嘴……哦，怎樣一個清靈如水的女孩！她像是不屬於人世間的！不屬於凡俗的，她是水的精靈嗎？他迷感了。完全完全的迷感了。

他在他的瞪視下退縮了。哦，怎樣一個魯莽的男孩子。他看起來很年輕，頂多只有二十三、四的樣子，一頭濃黑而零亂的頭髮，還直淌着雨水呢。濃眉、大眼、清秀而有點傲的臉龐，帶着股陰鬱而從容不馴的神態。這時候，他的眼神是熱烈的，是迷茫的，哦，他想做什麼呢，這個陌生的男孩？

「噢，小天使，我能跟你說話嗎？能嗎？能嗎？帶着一股迷茫，他熱烈的說。

她的臉立刻爬上一朵紅雲。哦，多麼魯莽的男孩，他稱呼她什麼呢？小天使，一個怎樣別緻的稱謂？可是自己配嗎？我真的有那麼美嗎？她想着，一時忘了回答。

「能嗎？能嗎？」，他望着她低垂的頭，望着她線條柔和而白晰的頸項。他下意識地動情了。

「事實上你已經說了。」她低低的，怯怯的說。小臉上有一種嬌艷的嫣紅。

「噢，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嗎？能嗎？我總不成老是叫妳小天使啊！

她的臉又紅了。低低的，他用一種彷彿對自己說的聲

音吐出了兩個美好的字：「曉寒！」

「噢，多巧！」他喜悅而激動地叫了起來。「我們的名字中都有一個寒字，我叫淺漢寒，多巧合！也許這是天意，天意使我們相遇，使我們成朋友！」

朋友？還未免說的太早了吧？淺漢寒，一個怎樣專橫的傢伙？她想，誰承認是他的朋友來看？她突然想起他剛剛的口哨，哦，他當她是什麼呢？那麼輕挑的口哨，當她是那些隨便認識男孩子的女孩嗎？淺漢寒，你看錯人了！她的心泛起一層莫名其妙的怨意。小臉蒼白了，唇片一下子沒有了血色。

「不」她輕輕的咬一下下唇，說得果斷而堅決：「我們不是朋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他愕然。哦，怎麼回事嘛？明明說得好好的，怎麼驟然間一下子變卦了呢？該不是自己作錯了吧？可是天曉得自己是一片真心的啊！曉寒曉寒，難道妳竟分辨不出真心與友意？難道妳竟忍心拒絕一份真摯的感情？

「曉寒，我不明白，我們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怎麼……」他結結巴巴的說。

「你不需要明白些什麼，你只需明白一件事，我不交你這種朋友！」那麼冷，那麼絕情，這會出自那個憂鬱而寒涼的女孩口中的話嗎？

「不！我必須弄個明白。」他強硬的抓住她的胳膊，

說得那麼霸道，那麼地不可一世：「你明明已接受我的，是什麼使你改變了呢？曉寒，告訴我！」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妳明白的！妳明明是明白的！」他一連串的叫。眼睛內有着那麼一簇狂野。

「我不明白，」她冷冷的說，臉頰蒼白着：「我不是妳的同類，你應該去找那些「大方」的女孩！她們才是你們的同類。」

她把「大方」兩個字說得特別重，他聽出那裏面含着諷刺。哦！曉寒，妳到底瞭解了些什麼？

「曉寒，聽我說……」

「我不聽聽，」她冷冷的說，說得那麼決裂，「對於一個完全陌生的女孩，你完全說得太多了！」

用力地揮開他的手，她倏忽轉身，長髮的髮梢拂過他的臉頰。她揮動着她的脚步，迅速地，那美好的背影已經消逝在巷子的盡頭。

他眼看着她的身子小了，遠了，被夜色所吞噬了……他呆呆的佇立着，不能移動，眼睛裏滿了太多的疑惑，哦，曉寒，怎樣奇異的一個女孩？難道，難道她真的和她的名字一樣，那麼冷？那麼變態嗎？

他失敗了，是嗎？不，他不甘心，對這麼一個女孩，他絕不甘心放棄。絕不！

她沉默。沉默就是最好的答覆。

「我得罪過妳嗎？」他問。

「沒有。」

「我是妳的仇人嗎？」

「不是。」

「那麼——」他咬了咬嘴唇，困難的說：「是我令妳討厭嗎？」

「你很有自知之明。」她說，顯得異常厭惡而冷淡。他不安的移動一下身子。他的神情顯得有些難堪。

曉寒曉寒，妳真的是那麼殘忍嗎？

「曉寒，我看錯了妳，」他深深的凝視着妳，他的聲音是低沉而壓抑的：「我總以為妳是溫柔而善良的，可是，妳殘忍而冷血，因為，妳刺傷了一顆最真摯的心！妳拒絕了一份最純的感情！」

「淺淺寒，你太過份了，」她覺得自己的聲音顫抖而乾澀「你以怎樣的資格說這些話呢？你以為妳是我的甚麼人嗎？你清楚自己的身份嗎？你連做我的朋友的身兒都不配着！」

「對，我怎敢高攀呢，」他冷冷地說，有着一種尖銳的諷刺：「妳清高，可是，別以為妳是聖女貞德，聖母瑪利亞！」

說完，輕挑的，放浪的，他上上下下的打量她好一會

「明天，曉，我還有個很多個明天，很多個機會，讓寒呵談寒，現在你唯一要做的，是鬆弛一下，鬆……」他對自己點點頭，嘴角又勾起一個充滿信心的笑容：「吹個口哨吧！」

曉寒走過巷口時，一聲尖銳而响亮的口哨使她轉過她的頸項，於是她就看見了倚在電燈杆子上的淺寒。

他陰鬱的臉是有心事的，是不安的，也是精神恍惚的，那件深藍的加克，袖口和領口都已磨損，窄窄的已洗白了的牛仔褲，緊緊的裹着修長的雙腿，腳上那雙破舊的皮鞋已遍是泥濘。哦，怎樣一個寒落的男孩？

那輕挑的口哨聲，會發自怎樣一個男孩子嗎？她不肯信，她不解。

看到了她，他漆黑的眸子發亮。他驕肆的向她走來，她下意识的停頓下來。

「我昨天的話從妳不高興嗎？」他低低的說，聲音很溫柔，帶着點兒歉意。

她似乎消化了。但是，那口哨，那輕浮而帶着玩弄意味的口哨使她的臉變得冷淡而敵意。

「沒有。」她說得冷淡而尖酸。「誰會跟一個狂妄的浪蕩的瘋子生氣呢？」

他一愣。「妳是指我嗎？」

然後，來了一記尖銳而响亮的口哨。

哦，怎樣放浪的口哨？迅速地，她的心頭掠過一陣深遠的反感。

她望着他，那冰冷的眼光不再低垂而發閃。在那裏面，他讀到的只是憤恨和不耐。她蒼白着臉，直視着他，用一種憤怒的，受傷的，顫慄的，強硬的聲音，清晰的說：

「你儘可能的刺傷我，侮辱我，但是——，你別妄想我會接受你！」

然後，她轉身走了。她的背脊是挺直的，那優美的頸項是僵硬的，她那緩緩的走——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再也喚不回她了。

一種深遠的懊悔驟然攫住他的心臟。哦，曉寒曉寒，妳可知道我是無心的，妳可知道？呵！曉寒！他每根神經，每根纖維都在吶喊着。

夜，深而且沉。

曉寒呆呆的坐在客廳內，她的手裏拿着一本英文版的傲慢與偏見。心不在焉的閱讀着。事實上，她的思想一點都不能集中，她的目光也不能長久的停留在書上，每看幾行，她就會不知不覺的抬起眼睛來，對着窗外的夜色，默默的出神。

從窗子向外望，可以不受阻礙的看到巷口的電燈杆子

；也可以看到他瘦長的影子挺立在月色中。哦，兩個多月了，凌漢寒，那個吹口哨的男孩，仍然不死心嗎？每天黃昏，他總會倚在柱子上，用一雙深沉的眼睛，默默的，希求似的望着她，沒有口哨，也沒有說話，兩個多月以來，他似乎從來沒有間斷過。

說不出一種怎樣的感覺，那陰鬱而深沉的眼睛，竟使她那樣震動，那樣神魂失據，她鎮日的恍恍惚惚，於是，迅速地，她憔悴下來。

爲了這，她那個慈祥的母親担心了。

「我說阿曉寒，到底發生了些甚麼事嘛！」

「沒有，媽媽。」

「還說沒有哪，」母親嘆氣了，顯得又是心痛又是埋怨：「這幾天，我看見妳不是唉聲嘆氣，就是恍恍惚惚的，我的心裏就很不舒適。告訴媽，是不是鬧戀愛了？」母親的眼睛眯成一條線：「媽是很民主的，別忘了，媽也是過來人啊！」

「媽，妳想到那兒去了？」她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只得踩踩腳，獨自走開。

現在，那個慈祥的母親，看着女兒夢一樣的樣子，憂愁而寥落的神情，她又不由暗暗的嘆息了，於是，她放下她手中的針線，用一雙慈祥的眼睛，擔憂的望着女兒：

「女兒，妳的視線似乎不是放在書本上。」

她一震，彷彿從一個遙遠的夢境中深醒過來。哦，曉寒，那是一個怎樣的夢哪？

「怎麼了？曉寒？」母親憂愁的說：「告訴我，妳有什麼心事嗎？」

「沒有，媽媽。」她說，勉強的笑了笑。

「不要瞞着我，曉寒，是不是爲了他？」母親突然神秘的瞟了窗外的人影一眼。

她一震：「媽！妳說的是誰？」

「曉寒，別以爲媽不知道，其實，媽比妳還清楚哪！」

母親凝視着她：「那個男孩，每天都在我們家門口徘徊，我想，他是爲了妳吧？」

「噢，媽媽，」她喊，用力跺一下腳：「妳別瞎說！」

「怎麼，嗚氣啦！」母親的眼神儘是笑意。

「媽，那只是個陌生的男孩而已。妳想到那兒去了？」

「即使陌生，人家可是一片真誠哪，妳怎好拒絕人家呢？曉寒！」

「可是——」

「別可是了，曉寒，如果妳不是喜歡他，妳不會蒼白着臉，不會皺眉，不會鎮日恍恍惚惚的。還有誰比我更瞭解妳呢？女兒！」母親慈祥的拍着她的肩膀：「去吧！去」

吧！曉寒，去請他進來坐坐吧！」

聽着，她寥落的眼睛變得清亮而溫柔。於是，她條然衝出屋門，喘着氣停在凌漢寒面前，他的眼睛一亮，倚在柱子上的身子站直了。

「曉寒，」他喊，聲音中有一種難抑的喜悦和激動：「我知道妳不是一個殘忍的女孩子，我知道我真誠的等待不會徒勞，我知道……」

「別我知道了，」她說，聲音溫柔的：「現在我必須知道一件事：你可願意作我家的客人？」

他呆住了。好半天，他怪叫起來：

「這是妳說的嗎？我不是在做夢吧曉寒！」

「現在不是做夢的時候，」她拉住他的手腕：「進來吧，凌漢寒，見見我的媽媽！」

他們走進了屋裏，母親正以一個可親的微笑迎着他們。

「媽，」她有些不好意思，低低的說：「這是凌漢寒，」

凌漢寒對母親彎了彎腰，即使他放蕩不羈，即使他狂妄，這時也有些拘促。

溫溫柔柔的女兒，站在這個粗獷而出色的青年人身旁，是多麼和諧，多麼相配。哦，這是他們的世界，不是任何人所能介入的，是吧？於是，她悄悄退了出去，把一個

小天地留給漢寒和曉寒。

「是什麼使妳放棄妳對我的成見呢？曉寒？」他深深的凝視着她，那裏有着一抹令她心曠神怡的光芒。

「你的恆心，再加上你的真誠。」她說得溫柔，細聲細氣的。

「噢！曉寒。」他動情的握着她的手。她滿足的輕嘆一聲，垂下她的頭。

「曉寒，到現在我依然不明白，我甚麼地方引起妳的成見呢？」他突然不解的問：

「你狂妄，你不可一世，還有——你輕挑而放浪的口哨。」

「天哪，我那麼多缺點嗎？」他誇張的。

「當然。」她一本正經的說。一段可愛的沉默之后。

「你在想些什麼？」她問。

「我太快樂了，我在想一個表達快樂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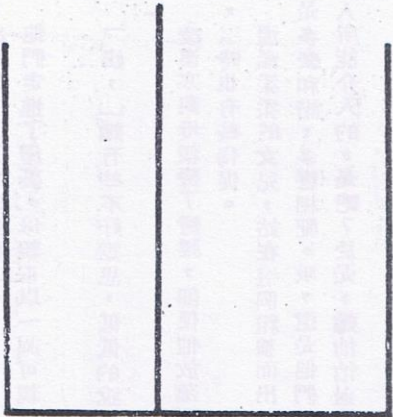
「想到了沒有？」

「想到了，」他說：「吹個口哨吧！」

「你敢？」她作狀欲打。

然而，她的小手已在他溫存的掌攏裏。一個男性的體抱，一個男性的手臂，於是，她醉了！

——七三十月——



簡寄城山

昨天忽來的朝雨，氣候變得陰晴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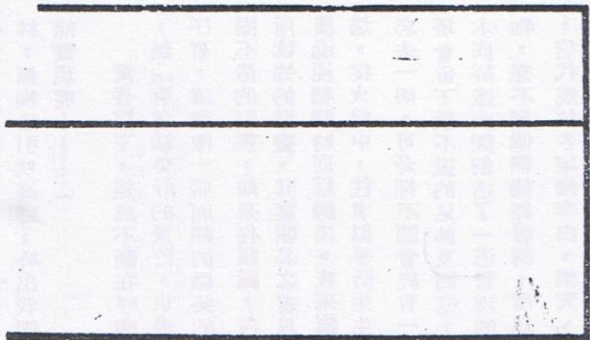
（可不是轉明為暗使我煩倦呢！正如常有數不清的分合的時候。）

記起是欽鸞（二字水旁）的早春，但如今。遠了……。可不覺得有絲毫春意，除了屋檐上呢喃燕子外，根本覺不出蔥蘢蓬勃的意味。此外，更贏得了慵懶的寒風，沒有別的，只有憑添給雙手發僵，同時也抵不住忽而其來的驚喜：

是一扉頁藍色的夢幻。信箋上，妳從容的寫着：

「又到落英繽紛的季節，在這邊有遍野櫻花的景色，也有綿綿靡雨的情調，但願妳能領略到，正如我所感受到同樣的富有詩意。更希異道詩意伸展到每個人的面前，帶來春意……。時間畢竟可以彌補過去的創傷，正如所失去而復回的友誼同樣可貴。當然，我常在夢幻中回復到無拘的童年，重溫着詩一般的韶華，但那已是明日黃花了，因為……。」

寒霧正濃，乳鴉呻吟在桃花深處，心頭間微覺到磅礅失主，我努力拋棄一切來重溫過去，思維似瀑布般墜入撲朔中，從霧裏又劈開看到迷離的幻景，週遭盡是凍入骨髓的隆冬，而絕沒有春雨綿綿的情調，時間固然可以彌補一



駱文良

切，但在那傷後呈現的痕跡，却洗不了，抹不掉，不過，我仍然努力回憶，回憶那悠閒逍遙的日子。

第二扉頁的信箋上，妳寫着：

「……當秋末的一個下午，記得楓葉似舊般紅遍野，斜照在那邊山的夕陽逐漸暗淡下來，當時却成爲了此刻永恒的時刻，我確有數不盡的語言對你說，但沒有，相信這點我們都能互相瞭解，難怪你常說：無言的心聲。我想也許是無可否認，但一直到現在，我只能記得會對你說過一句：「再見吧！」但願能早日成爲事實我所說的真心話：……。」

留聲機正播出的古樂使我頓難起色，唱片在尖銳的針口下輾轉長千百次，音符幾乎失真，不過，這樣更能發揮那過去變爲陳跡所擁有的價值，使我百聽不厭：「鶴之歌」「月賦」等名曲，在三弦、古箏、八尺的音韻旋轉感圖書簡下，古典韻色以韻律亦從心深處傾瀉出幾許詩意，假使音樂能暫時麻醉傷口的話，就讓它去滋潤吧！

第三扉頁的信箋上，妳寫着：

「雖然在物質上有所享受，精神方面受到嚴重煩瑣的威脅，處身於第一流都市——東京，其實則完全被那些高樓大廈束縛起來，喘氣極了！我遂羨慕開大的空閒，願意

化為鳥兒，飛到世界最偏僻靜穆的角落，去看夕陽，看楓林，無拘地引吭高啼，吟出我們常喜愛的詞句，但，何時能實現呢……」

黃昏將下，逆風不斷在呼嘯，好像呈現起雄厚的鑿鑿，無謂有怎樣美好的景色，也逃不了暮霭佈下最後的一層序幕，雲塊像一張面頰的微笑的唇角，不！簡直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彩畫，如果從眼瞳，角度去素描，我可以繡出心所欲知的豔畫，其實朝暮之差只不過在一錢之間，如今，與混沌初開時同樣動盪。夜來臨，我開始點燃着生命的火焰，從火焰中，往事似乎活生生地再來一次重演，我寧可忘去一切，可是揮不開曾經一度過着沉靜的生活，九重塔會留下數不盡的足跡及回憶，縱是禪僧去處，在參天古木底靜謐幽深創造了一串哲理的路程，那些身抱袈裟的人物，想不到個個能經善詞，所以妳也對中國漢學發生興趣，唐代幾位名家像李白、樂天、王維等在當時也發揮到膾炙人口的程度，將潛移默化在人們的腦海中，為了安慰妳在迢迢萬里的處境，也為了適合此時的心情，就讓古典回復本來的面目，演奏它的角色，若妳寂寞，就靜靜地聆聽這位落葉哀蟬曼殊大師的優美音樂吧：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第四屏頁的信箋上，妳寫着：

「北風帶來了搖曳的雪花，積起來十多寸厚，在此地很盛行滑雪運動，因為與你同樣厭倦大眾去處的熱鬧場面而不去學，所以我仍然不懂滑雪。前天是本年度舉行滑雪比賽，人很多，歡笑、喧嘩，充滿活力的情調，若說有人寂寞的話，那怕只有自己一顆乾涸騷愁的心田，我想哭，但和這哭泣一齊來到的毫無可忍受的嚴寒……」

掀開信箋，我才覺到窗外正打着的濛的雨點，思潮好像跟着雍雨付之流水，真是欲語還休，霧的望見壁上掛着似會相識的彩畫，右角上是妳親筆提過的字跡：「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日記上，又添多了我會寫過千百次的句子：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天明了，但眼瞳間總是蒙上一片黝黑，縱使陽光顯得明媚溫馨，肩膊上，跳躍的是一張面頰及櫻桃般的唇角。

春是够旖旎了，但我壓根兒沒嘗到絲毫的春意。

民六二年

明黎 天明時

明天，當黎明來臨，野間已染上明亮的白色之時，我開始踏上路程。你知否？孩子，我確實知你在等待着。繞過森林，橫越山嶺，我迎着陽光走向你的墓地，失去了你的歲月彷彿活在死亡的氣息裏。

拖着沉重的脚步，眼睛盡是沉思在回憶中。我漠視外界，耳邊盪漾着一片空洞，背也彎了，我滿懷孤單與迷茫地跨着蹣跚的步子，雖則在燦爛的白天裏，我哀傷得如處身在漫漫黑夜之中。

我不再眺望金黃色的落日，亦不遙視海上的帆船駛向港口，然後來到你的墳前，我站定了，並攜上一束你心愛的金雀和灌木花。

後註：「明天黎明時」乃法國名詩人雨果為他早逝的大女兒而作，全詩洋溢喪女之悲痛令人讀後為之傷感。

作原 VICTOR HUGO

譯 霞曼沙

夕夜作品

士兵話別

划一點瀟風上山

又傷泣回指

發箭的人穿射了兩膀斷落的白翼

我要去

不容三枝香火叩問

汝病臥的裙帶鎖住落葉的記憶

昨夜腰舞的蝴蝶

以及今日亂雨擊來的狼狽

汝將怎樣擦開帘外層層的霧

我將洩入血的歷史抓不住半朵玫瑰

手中握刺的憂鬱如同一枚宥密的甲骨文

那邊的山崩那邊的雪崩呵

有風划過 請聽悉

我是否一座長街裏靜默敲醒過來的石像

抑或一條雨季過的失蹤的泥濘路

民國六一年四月廿外 BaNgoi

一條陳舊的

乳罩

舊衣櫃撿起

一條陳舊的乳罩喲

如同妝前擺著一個病瘦的秋天

婦人才惶惑喚著征人的名字

(呼喚便是石階上的苔痕)

一條陳舊的乳罩成爲一縷閉垂的幽簾

一隻古典的愛情 一座上升的墳墓

—民國六一年九月西貢—

的吊半·湯大

他們都在談論著
我的母親

是個離了婚的女人

沒有荷塘月

三十二度，熱蒸發我的耳朵

幾塊錢一張國籍

西貢的第幾號情報

瘋子的遊戲上演著

發醉的新聞

心跳代表什麼

秀才不秀才都無所謂啦

古戰場的位置在哪裏

我都不大清楚

老師 請莫問我

我的母親在天那一方

清明的淚滴冷了

這片濡濕的路子讓人寂寞

繪不出一片秋海棠

何必道認同

何必道回歸

母親

你病癒的容顏以及我的灰眸子

國慶日以及國殤日

亦無臂上翅亦無顏色

擁抱這季節的傻夢

從夢裏疊一隻小小的帆影

一根神經一根冥想

三月之後，這片惱人的冷雨

我在室內

誰在里程碑以外

何以有半吊子的中國人

何以有半吊子的鞋印

傳留單程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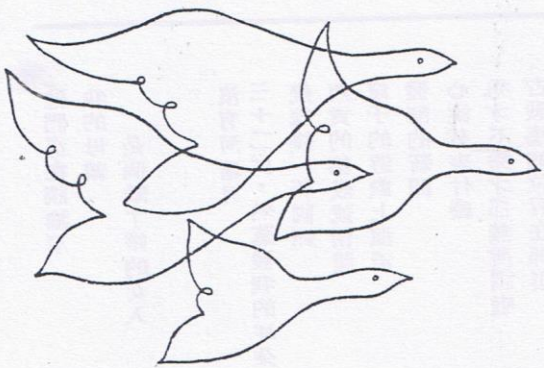
讓人涼落

——七四年，四月——

後記：我們敲打，我們敲打些什麼？在這塊S的土地上，在一個偶然的下午，是怎樣的機緣，翻開「南北極」月刊，頓悟自己猶之一名棄嬰。

向方

羸瑩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

是上帝安排好的棋子嗎？你我竟是那麼偶然的認識了。沒有媒介，只在於我渾然的一次掌聲，又在於你莞爾一笑。就這樣，上帝把我們兩人的距離拉近。

那天下午，芝把我轟出門。

芝是籃球迷，我竟沾染她那份優兮兮的氣質，在烈日下看你們——中華代表隊練球。

當時，在場看的人不多，只寥寥可數幾人而已。所以，拍球、傳球、入球、射球的聲音特別响亮。你們在動，我的眼睛在轉。

我瞳孔傳遞的視鏡以你——四號為多。

——四號最棒。我小聲跟芝說。

我知道，你已經說過五遍了。芝伸出五指笑意盈盈的說。

我不置可否，眼光的目標再放在你身上。你的行動迅速，身手敏捷。

看！你拍着球，畧停、畧旋、畧轉身，雙手一伸，那

個球就筆直的不差不錯，擲入遠處的籃球架上的網內。

我什麼時候會看到這麼好，這麼漂亮的射球姿態。

帶着興奮，帶着激動，天！我竟鼓掌起來，我竟忘了矜持，我竟忘了我是個女孩！

拍拍拍的掌聲引起你的注意，第一次，你的視鏡亮亮的投向我，第一次，你對我笑了。

我好窘，我覺得臉上熱熱的，像被幾十根繡花針在刺着。

芝不語。我知道她，次準是看在眼里裏笑在心裏。

約在十五分鐘左右，你們就停止這次的練球。

你把球擲給同伴，發出的步伐就我這邊而來。

我立起身，有逃的意識，我拉着芝的千臂。

芝呢？芝的屁股在抗議，像一枚釘釘在地板上，牢牢不動。

我着急時，你已施施然來到我面前。

——你喜歡籃球？你的掌聲令我意外。你說。一口流利標準的國語。

——我……我囁嚅，舌頭彷彿打着結。

——她不單只是喜歡籃球，而且還是個球迷，她一直都在說……四號最棒。口沒遮攔的芝滔滔不絕的說，把我氣結。

——你們是朋友？你問芝。

——我們是同學也是朋友更是球迷。

——很榮幸遇到球迷的朋友，我叫許瑞榮，你們呢？

你以詢問的目光注視我。

——我是艾以鈴，所以的以，風鈴的鈴，她是李芝，靈芝的芝。

——很高興認識你，艾以鈴。你爽朗的說。

——我呢？芝揚揚眉毛，翻翻眼睛，撇撇嘴唇，那個表情怪極了。

——也很高興認識李芝。你的樣子頗不自然。

我忍不住嘖嗤一聲笑出來。

你看看我，獸獸的，也笑了。

芝早已經吃吃的笑個不停。

忽然，我發覺到你老是那麼又那麼的看看我，為什麼

今晚是中華籃球比賽的第一場。

你給我兩張票，你要我一定去，說是給你勇氣。

勇氣代表什麼？我不知道，我是去了，跟芝在一起。

我們的座位很好，可以看清楚全個球場。

是晚情況非常熱鬧，男佔大半，女佔小半。

球賽開始時，中越兩隊選手互對站立，鞠躬後，兩隊

的隊長互相交換國旗。

哨子一聲响，球賽就開始。

人的星讀

黃昏
落日走在海上
剛好跳進那個哨兵的
槍管
便有一種死亡自你喉間躍起

你就那麼走了下去

顫抖的以右手提着死亡

左手緊抓生存

就那麼走了下去輕輕地不驚動一點水聲
你仰臥在水上，浮昇的髮文
如同流離的海草
落日的情像嬈嬈上昇

水聲沉重

柔軟的細沙渲染你的顏色

你的鄉愁，上昇的浪花

你緊握藍藍的海風如緊握那女人

的體香，我的女人

在潮聲的盡頭

或將成爲一尊巖石怔忡眺望

沉船的方向

然後你吹着長長的口哨

然後你突然在前面的鞋印裏
看見自己
你捡起自己的靴子
擲向斜陽
便有一些黯淡的碎片跌下
滿地彈亮
踢起才知原來是鏡

II

日落之後，你喝下一口茶
想起那個女人的故事
你逐把整個頭部
插在地下

聆聽昨天晚上的呻吟

你笑着，槍管朝天

每朵雲都是一種睡姿

你屈下身，在泥土上寫下自己
驕傲

然後有人蹣跚走過

有兩條人影合而復分

你推開自己的軀體如推開

滿足後的狼藉，你很疲倦

癱瘓地輪着猶之一雙

懸擱在靴上的鬆綁的

海弦詩鈔

鞋帶

水聲闌珊中你唯然同起
你拒絕
海以婦人之姿向你殷殷訴說
千年的心事

炮响以後，槍管仍朝天
鋼骨的大橋猝然把你舉着
你拾級而上，心中微微有隱痛
如同踏着那受創的年輪
自橋上而下的
你走到橋上，猛然驚覺
自己已不知遺失在那裏

III

凌晨，你坐在橋欄上
以絕望的眼神緊盯水上的星子
坐着，總把星星仰望成
妻子渴望的容顏
(櫓聲漸漸遠去)
你突然挖下自己的雙眼
塞進槍膛。槍管朝天
猝然射落兩顆星子

櫓聲漸漸遠去
你仍在找尋黃昏的鞋印
俯臥在橋上，鋼鐵的寒冷頻頻傳遞
胸中的鄉愁
或許生存只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你吻着泥土的芳香，當你的鞋印
已烙在自己的胸膛

你站起身，左手提槍

右手在褲袋裏找尋自己

你已被遺失，在綫綫傾斜的年輪中

把槍丟下，你用五指梳理頭髮

剝那就梳出幾種姿態

然後你走下橋

在退潮的沙灘上種植

心中的遺言，眼中的飢渴

你把雙手插入土中，洩出十種酸楚

——生命在潮濕中成長

你涉進水聲深處

你輕輕擁抱幾點閃爍的星光，在水中

你原是一葉觸礁的舟隻

翩翩雲鬢

瑋 瑋



「蓬（口旁）」，在一下結實而响亮的聲音之後，那渾圓的籃球整圓的被撞得老高老高。我看它。媽的，又是一個落空的球。我看它，看它如何昇高，如何旋轉，如何落下，如何在地上反彈而起。今天不知道撞了那門子的邪，投的統統是落空的球，難怪剛才的球賽輸得個一塌糊塗，輸得連那一群站在樹蔭下的平日被我譽為最含蓄的女生都面紅耳赤起來。我們班上的女生就是如此，現實得人吃驚。呵，那渾圓的籃球怎麼會跳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了？今天我是怎的了？老是不能掌握那頑皮的球。含著的女孩子。嘿！她們是崇拜英雄主義者。我快步衝上前，一手把球拍了起來。偶一仰首，却看操場的那一邊有人走來。是男的。不，是女的。怎麼？又是她？媽的。圖書館的黃修女。唸聖經的女人。可憐。把青春都深深埋葬在厚厚的聖經以及一襲白袍之下。白色代表什麼？可憐。唸聖經的女人。今天老是撞在她手裏，剛才的球賽如果不輸掉才真的是見他奶奶的大頭鬼。還是先躲一躲吧。這女人，真難應付。早上來的時候第一個見到的就是她，希（口旁）哩花啦的說了一大堆，我都沒聽懂，只知道她在生命的催我還她的書。上課的時候，她派校工拿了一張便條上來，上面來勢凶凶的寫著：「瑋瑋，一心寄何處」已借去年牌，希速交還。」手上的字紙，我握著。手上的字跡，彷彿正代表她那張因嚴肅而顯得憤怒的面孔。我把手一握緊，然後鬆開，把紙條扔進紙簍裏。

想起她那憤怒的面孔，以及那雙彷彿充滿了真理的光輝的眼睛，我笑了。他媽的。唸聖經的女人，總是婆婆媽媽的。

我跑進更衣室，脫下那一身疲倦的運動衣。再走出來

的時候，只見寬闊的操場被孤零零的遺棄在黃昏的暮色裏，我走上前，關心地走向它。剛才的輝煌那兒去了？那些興奮而瘋狂的掌聲與人聲呢？畢竟球賽已結束了。此刻，在這裏，我能讀到的，是在人們的一陣瘋狂的叫喊消失之後，所遺留下來的更多的空虛。黃昏，看下午的夕陽多美。多美。

我站立在寬大而空虛的球場中央，突然也發覺自己原來是如此渺小，如此落寞。身前及身後的兩座寂寞的球架，如同兩座淒涼的荒塚般無語佇立。剛才的榮耀已被深深埋葬在漸濃的暮色中。我必須離你而去。再見。淒涼的荒塚。我已失落太多，再不能承受因你而惹起的傷感。淒涼的荒塚。晚安。

「嗨！瑋瑋！」
 「怎麼是你？還沒走？」喊我的是大象。
 「我在課室裏躺了好一會，太累了，不是嗎？」他有點躊躇地走著。我看了他。大象。粗壯的手臂，粗壯的腿，四肢發達。大象。

「你應該躺在家裏聽你媽給你講故事。」
 「別讓我聽了空傷心，他媽的，老子還跑得起的。」走出校門，他笑了起來，粗壯的手臂在我肩上碰了一下。
 「回家嗎？一道走？」

「還不，我想走走。」
 「到那？」——一個娃娃面。一頭剪得太短的髮。沒有鬚的動物。一條蠻腰。大象。
 「儘管走吧。」我看著拂過來的暮色。黃昏，彩霞如同一幅剛完成的油畫，淋漓的掛在大廈的牆壁上。美。淋漓的懸起。難描。上帝或許是全能的畫家。畢加索。九十

一歲，多年輕。噢。早逝的星辰。早逝的星辰。畢加索。
 「今天你的球打得很差。」小小的眼睛，精利的觀察力。「什麼原因？」

「媽的，總之是男女問題，講了你也未必懂。」
 「男女問題？哈，難怪這幾天在報上讀到的全是喊救命

的文章，」大象又笑了。「怎麼，你也在搞One-side love？」
 「我才沒興趣搞那無聊的玩意。我這是兩情相悅。懂不？兩情相悅。」我逼了他那豐滿的肚子。「不過……最近，只是有點不愉快。」

只是有點不愉快？那簡單。對了，我好像見過她，很漂亮的是嗎？出色的女孩。對了，請教我吧。這方面，我是老手。

去你媽的，你別煩我。大象，你真庸俗。我閃過迎面而來的一輪車子，它飛快的呼嘯而去。我不想向她解釋什麼，這只不過是小誤會而已，我寧願如此保持下去，還是美麗的。我願意犧牲。大象，你明白。她的眼睛是一扇美麗的窗子。很多時候她都把目光寄給我，我願永久讀著，她的眼神，呵，她的名字，已在我心裏彫刻起來。呵，我唯一信仰而且美麗的神請相信我，我心中的話語是不能以任何言語或文字去表達的。看到她，我好興奮，更因此而有點衝動得不能安靜下來。多麼美麗，她身上的每一個地方。只是，忽然我和她有點小誤會。我和她會擁有好多個美麗的黃昏，就像現在，大象，你說美麗不？只是，現在，我忽然沉默下來。Je ne regarderai n'ier du soir qui tombe。
 多麼美麗。晚霞。

的手像是接着下班的夕陽。飛呀飛的。忽然我不知道他手
上放的是風箏還是落日。

你看，月亮忽然出現了。大象這麼說着。他突然間變
得煞有其事起來。那麼，現在你是否很不快樂？你有沒有
一點悲苦的感覺。你知道，這是一件美麗的事情。我的
First love 也會美麗過。不過那是以前的事了。對了，你
可曾在心中默唸她的名字？你現在試做做看吧。在你心
中，我知道，她是神。你會因看到她走來而渾忘一切，是不
？你會將她的形象根植在心灵中。她將恆久存在，那是美
麗的投影。你當然還記得那許多美麗的黃昏吧，你忍心讓
其埋葬於歷史的深淵中？那將是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甜美的
記憶。但是你為什麼不肯委屈一下，再次拉起她的手呢？
而且這不可說是委屈。你該明白的，是不？黃昏是一個滿
懷心事的婦人，惹人愁緒。Tu m'cherai les yeux fides
sur mes pensees.

我無語。VICTO HUGO。大象什麼時候也文雅起來
？居然吟詩。但是我無語。心中的思想不是言語所能敘述
的。我該說什麼呢？像這片無語的彩霞，無能令人感受。
噫，彩霞呢？怎麼它突然無語離去？夜色已完全流過來了
。我不再是走在暮色之濱了嗎？也許，身前仍是暮色，但
身後却是恆久不變的夜了。含羞的蒂臨，月亮。上弦月。
我是不肯向她低頭的。大象。這你也該知道吧？我是英雄
主義。上弦月。噯，你看，那漸行漸退的彩霞多像一個含
羞而美麗的女孩。我是英雄，英雄總是愛美人的。但是大
象，你想，我怎能向她低首呢？

上弦月。

，怎麼是下弦月？

怎麼會呢？下弦月。

我攤着書，順着人潮向前游去。可不是游去嗎？看，
月光柔柔洒在街道上，宛若一條溫柔的河流，人們仰酒於
其中。我航行於其間，在衆多船棹中孤獨得如同一隻蹣跚
航行的舟子。哦，我唯一信仰的美麗而典雅的神，妳來看
看我吧。看看此刻正穿着校服的我是如何的孤
單吧，我的神。

再向前游去，一支歌悠悠揚揚的浮了上來。一如一抹
輕細的浪花溫柔的灑上我的胸膛。我認得出來，那歌者是
湯鏞士。我抹了抹耳朵，企圖抹去所有的人聲，抹去所有
的人影燈影，忽然我發覺四週原來是一無所有的空間，我
飄浮於其中，悠揚的歌聲如同溫細的浪花輕撫我胸膛。我
飄浮着。

什麼時候才醒覺月光原來是一條河呢？那或將是，當
一名漢子突而自街角轉了出來猶同自水中嘩然冒起的時候
。嘩然的水聲使我驚惶得猛然向下沉去。我沉下去。水聲
漸漸隱沒。我是一隻蹣跚航行的舟子。揚帆吧，讓我把心
事寫在風帆上，讓那藍藍的海水將它帶走。或者，把心事
寫在流水上，讓洶湧的波浪將其載動，也讓妳無聲的心事
浮水而來。向前游去，一張一張不同的面孔向我游來。不
同的面孔。美的。醜的。醜的也是美的。你如何在美醜之
間劃一條線？美的醜的醜的，統統過去了。一個女人

溫柔的夜。如妳的髮，呵，妳的髮是溫柔而難以描寫的。
流過來。我彷彿看到一條黑色的飄揚的沉默的瀑布。多麼
美麗，妳的髮，呵，我已沉醉。我要寫詩。妳的髮何翩翩
。溫柔的。可臨風飛揚的。多飄飄。呵，我唯一信仰而且
美麗的神，我願下跪，向妳的髮香，向妳雲鬢翩翩。夜正
氾濫。妳的髮何翩翩。

翩翩雲鬢。

但是你想，大象，我該如何再拉起她的手？所以我爰
寫詩。妳的髮是一管題詩的筆。你試試看，大象——
我想先走一步了，我瘋狂的詩人。大象忽然叫起來。
誰是又發現了什麼獵物，他，大象。嘿，高中生。
好吧，媽的，你先回去，我還想走走。我隱了隱那正
越過街道的女人。短短的髮，非常乾淨。一定是缺乏愛惜
的滋潤。一定的。小小的腰。豐滿而不斷搖擺的臀。嘿！
媽的。

你今天真怪，呵，我真的要走了，希望妳會在街上見
到她。向看那乾燥得沒有半點美感的短髮，走了。

見他媽的大頭鬼。我咒了起來。呵，不，我的神，我
怎敢觸怒妳呢，妳每一朵笑靨以及每一瓣眼神都恆常是我
所讚美的。我是妳最虔誠的信徒。美麗的神。讓我追隨
妳，追隨妳飄飄的溫柔的衣袂；讓我在妳遺下的每一個鞋
印中檢拾一朵含羞的笑意。呵，我唯一信仰而美麗的神，
請再給我一握妳纖纖的手。請再寄給我，妳默默而含羞的
眼神。

我願意接受妳的眼神的洗禮。妳的眼神如水，如詩，
如可醉的月色。月色如此美麗，月色……；(口旁)

走過來，好香。不，那是機械的夾着體臭的香。一個天真
的小女孩，好精緻，長長的辮子盪呀盪的。一個穿校服的
提著書的男生，跟我一樣，誰是在跟女朋友鬧別扭。一個
年輕的女人，很年輕，絕不出卅五，好美，我說的是她
的手提袋。纒之是一個有點兒憤怒的漢子，喲，這麼高，
有點像 God father。刺照裏的馬龍白蘭度，不過，就可惜
沒長鬍子，要不就真有點查理士布則臣的味道了。 Oh

Charles bonson 纒之是兩個頭髮剪得短短的漢子，寬寬的
上衣袋子裏端放著 Passport，準是台灣來的。走前去
看，俺撞他奶奶的就沒想到那丑(女旁)兒……。嘻嘻
，猜得可真沒錯，台灣來的山東老鄉。一條細細長長的身
形自旁邊溜過，從後面看倒像是很漂亮似的，一件汗衫，
一條牛仔褲，似乎很野，女孩子野一點好，太野就不好了
，不過從後面看倒真的像是很漂亮的，就不知道是否真
的美？要不要走上去看看？看看也好。哦不，還是不要了
，從後面看不是挺美挺舒服的嗎？哦不，上去看看吧，看
它一個真個。哦不，要是不漂亮可不令人失去了剛才的那
點雅興？一個皮球撞了過來，小子你找死嗎？什麼，下次
不敢了？下次老子就拿下你的腦袋當皮球！聽到了沒有小
子？俺……俺去他媽的！下次老子——

噯，怎麼是妳？老子，不，我怎麼沒看到你走來？噯
噯，大象的咒語可真靈，果然碰運了妳。我的神。俺真沒

我出來買點東西，這麼巧會碰見你，哦？你沒回家？不，哦，是的，老子，不，我到處走走，沒想到會遇見你，見到你真高興，老子，噢不，俺，我真的很高興，真的。

嗎？什麼事值得這樣高興？

沒……沒有，沒有什麼。媽的，沒什麼高興個鬼？今天真的是怎搞的？說話都口不對心的。

到底什麼事情不肯說出來？哦，收到了稿費是嗎？哦，怕我要你請客是嗎？

不不，不是的，真的沒什麼事，我高興，純粹粹是爲了高興，絕無他因。是了，我可以請客嗎？

你真的要請客？有一陣風來，你的髮也來，來到我肩上，我耳根。哦，多美，這陣風，妳亂飛的髮絲，推我進入醉酒的夢境。

Oh I my god, feautiful god, give me all your love, and let my love fills your hair, your eyes, and your heart, even all your body.

當然真的，我多希望能請到你，妳知道不？我還沒吃晚飯呢！

噢，還沒吃飯？我覺得你愈來愈……神秘了，昨天早上怎麼沒見你？

哦，妳在注意我了，是嗎？是嗎？哦，我的神。我如

什麼？我昨天早上溜課了。溜課？哦，你看，你使我吃驚了，這最要緊的幾節你敢溜課？

哦，吃驚了嗎？妳身上什麼地方吃驚了？讓我呵呵它，我的神。哦，我知道，早上的課是……是肥凌的數學，還有，還有阮神父的英文，我不是想溜他們的課的，可是，我，我很怕肥凌，不，怕她的隨堂測驗，還有，我也不大想上阮神父的英文，他的英文……他的英文發音不正確，那簡直就是越南鄉音嘛，而且，他老是罰我站，這，這妳該知道的。

我知道，嘻，肥凌和阮神父都是有名的，那妳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子，不，我溜到……到桌球室裏去了，妳知道，我喜歡打桌球。

我知道，你老是打桌球，嘻，你自己一個打嗎？不不，跟他們，他們在一起。

他們？哪個他們？他們，他們是他們。哦，我肚子餓了。

在咕咕叫呢！妳聽得見嗎？是了，妳不願意我請客嗎？

我——我自然願意，可是，現在，不太晚了嗎？太晚

走吧，走吧，他媽的，還穿個什麼鬼？我本想在月光中走來的，何不走回日光中去？經過音响中心，一支古老的老歌昇了起來。一首老歌，如一退落的潮聲，惹人寂寞。Son Francisco。呵，舊金山，呵，那壯偉的金門大橋。潮聲退得好遠好遠了。我走過去。有風來。媽的，風來有個屁用？妳的髮已溼去了，像那潮退的聲音，沉沉軟軟，已不可聞。走過去，爲什麼這麼久沒見一個人走來？我走過去，呵，歌劇院散場了。人潮氾濫，人潮。水門事件。水門案又爆發了。人潮擁擠，我戰戰兢兢沉於其中。哦，好熱，我到了什麼地方，好熱，我到了非洲嗎？哦，那是非洲的食人部落。呵，別抓住我，我好熱，呵，酋長。哦，我好熱，把我交還給文明吧，別烤我。終於走出非洲食人部落，我拖着一個鮮血淋漓的軀體走出來，猛發現自己已體無完膚了。身後嘩啦啦的，那是什麼聲音？再一回頭，却看見一群身穿火紅衣飾的長髮披肩的土酋追了過來，手上彷彿捫着長茅什麼的，好不怕人。嘩啦啦的。我拼命向前走。嘩啦啦。披長髮的土酋，文明的逃兵。呵，我美麗的，妳到了那兒，讓我追隨妳，呵，我的神。妳說明天是嗎？好的，就明天吧，我等著。嘩啦啦。好的，明天就明天，只要妳記得就好。

明天，明天的太陽什麼時候上班呢？

了，明天好嗎？

還不瞭解，九點還沒到呢。還是明天吧，我還要買東西，我跟媽說到九點前回去的。

買什麼東西？我看住妳，妳的眼睛，像那亮閃閃的交通燈，好撩人的。

女孩子買的東西，你是男子不要問。我不能陪妳去？

我自己去好了，你去吃東西吧，是了，明天你再請客。

這樣就分手，那怎行，沒這麼簡單，就多拖兩條街段的時間吧。明天？明天什麼？我請客是嗎？是的，是我請客，明天……

對了，就是明天，我現在要去了。

多拖一會吧，只要一會。這……我……好，好吧，明天。他媽的，到現在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沒料的狗熊。

那我先走了，再見，無聲的，走了。

再，再見。我看着她，她的背影緩緩隱沒在月光中。我看著她，看她如一葉蓮瓣在可飲的月色中沐浴，然後悄然引退，遺下的，只有數朵清香，數朵蓮的清香，嬌媚向我掩至，在我的一切已回復平靜的心湖投下幾瓣蓮影。哦，我能跳下去嗎？我能縱身下去採那幾朵無形的蓮形嗎？哦，我血雅的神。

我，我昨天早上溜課了。溜課？哦，你看，你使我吃驚了，這最要緊的幾節你

集迴夢

(一) 慾望

妳有好多慾望。

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每逢下課，妳總喜歡和同學走上高中部，和幾個熟悉的高中生玩在一起。

妳時常都希望自己快高長大，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高中生，好讓在小學生的面前威風八面，那時候的高中生是很吃香的。

到了初中，妳把興趣轉移到報章的文藝版上，妳熟讀每一個作者的名字，每每看完他們的文章，妳總幻想著他們是一個怎樣的人？有一睹風采的慾望。

到了現在，妳高中畢業了，也能舞文弄墨，妳覺得一切都還很平凡，妳又希望能通過秀才會考，出國留學，戴一頂四方帽，取一個什麼博士的銜頭回來。

天！妳的慾望老是數不清，所以妳時常不理自己身上的負荷有多重，猛力鞭撻自己往上爬；時常憂慮希望成泡影，害怕從高峯跌下來，粉身碎骨，妳覺得自己從沒有真正的安寧和快樂。

午夜夢迴，妳的軀殼時常苦悶地咆哮：

「為什麼不快樂，為什麼？……」

「因為不知足」，妳的心總是平靜地答。

「要是對目前的境遇知足，就等於停留在某一階段，沒有新的趨向，失去朝氣和奮鬥力」妳的小辯駁曰。

「假如讓慾望永無止境的奔馳，妳永遠在折磨自己，永遠找不着快樂的泉源。」

妳的心不再辯駁了，這是推不翻的事實呵！

(二) 小揚

妳有一位世兄，是教書先生，他的學問很好，智慧相當高，可以稱得上「才子」。

每逢翻譯和數學遇到困難，妳總是找他替妳解決。

他比妳大八、九年，但妳不理三七廿一，也跟著叔叔叫他「小揚」。

小揚不但數科VERY GOOD，對於早早仄仄的舊詩體，也很有研究，尤以蘇東坡、李白的詩，背得滾瓜爛熟。

有一次，妳替他買了一本厚厚的詩詞欣賞

，他接過後，拿起筆，在書裏的第一頁寫了幾行字，笑着遞給妳。

當妳傻愣愣的翻開書，看到「獻給陳慧儀世妹」，妳才恍然大悟，弄得啼笑皆非。難怪妳問他喜歡那一類書，他就說妳喜歡的就是他喜歡，原來他早有此動機。所以妳也買了一本他喜歡的讀者文摘送給他。

妳和小揚，情同手足，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我有一位女朋友。有一天，他對妳說。

這真是可喜可賀，「密實」先生終於招供了。

同時在妳的感覺中，才子選擇的對象是非佳人不可的。所以妳取笑他說：「你的女朋友一定是仙女下凡，好漂亮。」

「不會漂亮。誰料他輕描淡寫的搖着他的「八股」頭。」

妳當時以為他在說客套話，不置信地向他做鬼臉，因為小揚於貌不俗，他有權利選擇漂亮的女朋友，並非不自量也。

不久，小揚結婚啦！

妳男女家兩頭走，忙個不亦樂乎！

新娘子果然而貌平凡，才不出眾，嚴格來說，初中程度也沒有。

憑着世兄的關係，妳和新娘子混得很熟。在相處的日子中，妳發現她是一個不愛慕虛榮的小家碧玉，很能吃苦的女性，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小揚無異是看上她的內在美。

不過在妳眼中所見的「才子」，追求對象，都是以漂亮為先，醜陋免問，像小揚不在乎外在美的人，到目前為止還是「NUMBER 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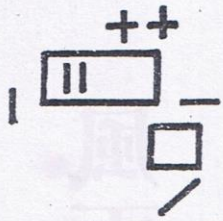
(三) 美

美，什麼是美呢？

美是悅目，使人產生好感和愛好，而法追尋的東西。

但美，沒有一定的標準。正如，有人認為黑夜是一幅美麗的圖騰，充滿詩樣的神秘感，有人却認為黑夜是恐怖的形象，是死亡的先聲，是一切不幸的徵兆。

故此，妳覺得美是沒有一定的標準，只憑直覺，憑對人的感受而言，讀著譯君，以然為否？



陳慧儀

風雨季

洛洛

是十月了吧，爲什麼長街依然遍地淚痕，無情的颯風雨竟把雲霧結得很深很深了。於自久久的麻木後，再也不能感覺快樂該是什麼樣子了。守候原是一種虛無的慰藉，以及純然底無可奈何；我在那個寂寞的下午，走遍了所有的地方，仍未能捕捉到一絲愜意的陽光。

陽光，已如斯久遠了，尤其在這個濕濡且清冷的季節裏，那迷燦爛而經已失却了許久的暖流便猝然成了我們的飢渴與盼望——我們突而深深的懷疑究竟不應該生長在這一個人悲苦而又到處是血腥的年代；生活的本身已是一種沉重的負荷，而橫風暴雨却強把年青與歡樂吹去得無形無踪了。

而生命就是由一連串悲戚的音符結上另一串悲戚的音符，循迴着，延緩着。縱使天依然是飛翔的好樂園，只是飛翔的不能也不會是我。你不看見我忍着血淚在現實的坎

坷與泥濘地上爬行嗎？你不會洞察出每次我在別人面前強自擠出笑容與驕傲於自己美麗的雙翅上嗎？天際雖仍有懶動的誘惑與嚮往，然而一切畢竟是那麼遠了，遠我如許。如今，我只是一具空殘的軀骸和百戰後癱瘓的雙翅，振不了也飛不起，猶如那盆殘秋後的蘭花，在冷冷冰冰的寒風裏搖搖欲墜。

所以，心靈總易於陶醉於某種愛時的美麗，如彩虹如明月如成形的雲，爲彌補那一點點的空茫，我們偶而會把自己騙上好一陣子！暫時的美麗與歡樂只不過是一張止痛藥方，無論如何，我們仍然不能逃避夢幻粉碎復透澈的苦楚。人就是那麼一種自欺欺人的動物，但對這個近乎崩潰，到處流行着飭律與苦悶的一代，除了這樣，又如何呢？我們美麗的夢想被拋置於那些濕濡濡的泥濘道上，由如許殘酷的走跳蹂躪得體無完膚，怨恨是一首永遠也唱不完的歌，我們的血淚也將因這個沒落的世紀而流盡，因而枯乾死去……。

歌，我們的血淚也將因這個沒落的世紀而流盡，因而枯乾死去……。

記得那個煩人的黃昏，我與N從他的深巷裏出，我們突然被一段短短的對白重重的震懾着。那是一個江湖的卜者正對着一個愁眉問津的人說：「你的命是如此了，還定認了吧！」那個愁眉的人憂心地說：「真的，先生，難道沒有任何解救的辦法嗎？求你再爲我清楚地查一查看。」那個卜者又再似是而非的反覆着提起那個人的手掌觀看，那個愁眉的人正等待他的鐵言。雖然我們也會爲那問津的

人底膚淺與無知而失笑，但假如你能了解一顆無望的心靈時，所有的鄙視就會代爲憐憫與同情了。迷失的人才會去問路，被囚的人才會有越獄的企圖與衝動，而我們是這現實社會裏的被囚人，又將如何才能跨越這高不可攀的牆呢？唉！該問誰去？十年的滄桑與淚痕，難道就是如那卜者口中的命定嗎？又該如何解釋那一切呢？

風雨，仍是這一季唯一悲涼的點綴……。

——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欣曠

週日

現在是寂寞的，才三點十五分。

也許不應說寂寞，擁一本厚厚的小說，很自然想瞓了，或者嚼零食，出去逛逛，或鑽進沉沉的戲院裏——亦非不可以。但現在我却是無奈，什麼都沒勁，又極想能實現自己所想的——就這樣矛盾。太多的決定有時反是負累——竹籬外酷熱迫進，一個炎天下午，

似乎最討厭這種下午，懶悶悶地，最適宜呆坐且發白日夢，當然，不能真說是討厭十分，似乎而已說不定過幾天就會嚷着下午烘烘是最可愛的啦！不知怎地，很自然想起抽籤，帶着刺激抽出某個題目，不是所冀望的就乾脆粘第二張。

有時候，感覺時間慢不得了，就像現在，現在——

二點卅分。似似呆坐千年。

呆坐着。出去出去！腦袋旋出命令而雙腿却極端不合作，披上被拘束衣服踏過炎陽路下，多不誘人的題目。於是大腦再不想發出任何命令了。

才二點四十分哪！

風扇喘息着，遠傳有一下又一下辟拍（口旁），籬外陽光溜進，凝成一種靜謐。除了睡覺——我能做什麼？呵欠！

所以，我就睡了，不爲什麼。

——六二年十月於沁園——

品作圓方

禪箋

這五月
 灰淡的雲灰淡的心事
 蘆葦花依然隔岸笑春風
 唉——怎忍相思？

想起那次小劫
 我倆的愛情紅了又紅
 我的鞋聲
 宛然是一束香花宛然是流水是禪

尋覓山徑
 似乎 幽幽我聽到
 水聲潺潺，我憶起
 打從去年上山時
 風音響自深深，深深的
 的山間
 山松搖擺

哎哎
 怎復提起當年璀璨的烟花
 我的髮
 唉，我的髮如今皓潔如玉
 凝眸處
 又是一番風雨

癸丑年五月橋子山鎮從義

五時半的 PASTEUR 街

且行且踢着落日
 並將雙手推出
 竟推不散滿街如蟻的人潮
 數着步聲
 咳！嘆
 我吐出一口濃痰
 信目所見：
 一個沿街叫鬧的瘋婦

一聲車嘯
 一個穿短裙的西貢少女
 以及
 美國大兵 以及
 很流氓的小乞丐 以及

兩旁林立的零食攤
 都被剪貼成一幕幕的街景
 並不為什麼
 五時半的 PASTEUR 街就很喧嘩

死了的人不再哭泣
 活著的人不再歡笑
 全把視線投向穴心
 裏面仍有我的存在？

裏面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裏
 我一個人於寂靜中沉默
 何時我的眼睛始再睜開？
 何時我的血液始再流回心臟？

在那裏我將看到什麼？
 天堂？地獄？人間？
 純真？榜徨？恐懼？

下午墳場

BỘ ĐỒN 作 芭蕾譯

千年後這裏變成荒墓……
 我仍是我而我往那裏去？
 空間仍滿載？時間變色？
 我往那裏去？到那裏去？往那裏去？到那
 裏去？
 時間仍飄浮？空間變色？
 是不是我死去就是讓別人獲得存在？
 虛無而細小的地球——
 我們的國度空滿離夢
 我們靈魂處說茫無盡頭

——七三年十一月——

。他熱愛生命，同時又痛恨生命。沒有什麼比一個生命的無法舒展更悲哀的了。

此刻，是的，你該看到他那截空了的煙管了吧。他正沿着長堤那邊走下去。沙灘就在那裏。這是夏日，豪華得令人想起要瘋狂的夏日。許多手們在水裏伸出來後拋擲一些快樂。許多雪白的浪花一排一排的湧過去又湧過來。這些人們，他想：要這些人去了解戰爭或探索自己內心的絕望是徒然的。而確實，他們除了瘋狂的用快樂去滿足自己之外，他們又能做點什麼？戰爭！你這隻在黑暗中縱火的魔鬼！你會使一切都毀滅的，包括人性以及其他。

他這樣咀咒着。究竟要咀咒什麼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掉掉頭，扶着拐杖走過去。沙灘上，除了單單的一純一的鞋印之外，再有的，就是拐杖壓在地上的痕跡。

然後，他看到了。他告訴自己：那一群人正在野營。噯，很年青的一群。麵包的香味和 Cocoda 的泡沫使他激動得什麼似的楞在那裏。繼而他想起自己已經許久沒有想到「麵包」這些字眼了。繼而他又想起昨晚那個賣麵包乾的老頭。老頭一直緊緊的像預防什麼似的盯着他。盯着盯着他就走開了。昨晚——是的，昨晚，他彷彿狠狠的被人鎗擊了一下似的傷心。他難過的走向碼頭找那些通常都喝得大醉的水兵，他對他們說：「讓我擲運一點什麼吧！我發誓我會做得很好。」可是那些水兵全都狂笑起來。他

們訕笑他，捉弄他，用喝剩了的酒澆在他的頭上；他們拉他的衣服，踢他的屁股，同時用難聽的粗語來侮辱他。他們說：「你能做什麼呀？你看你的腿——哈哈，你大概連自己的樣子是怎樣的也不清楚吧！哈哈，一個跛子！」「可是我走無辜的！」他真想大聲的為自己哭訴。為苦難哭訴。為那截空了的煙管哭訴。然而，水兵們笑得更厲害了。他們自然不了解他。或者他們了解他但又不得不用笑來麻醉自己。他含着淚原諒他們，理解他們，因為他知道他們也同樣生存在不幸的時代。他們不知道明天。誰又能知道明天呢？無論如何，戰爭是一尾飢渴的魚，豈是可以肯定的。

現在，他望着面前這一群年輕人。他們笑和歌唱。他們年輕得不知道他們手中的麵包對某些人來說是多麼誘惑。不過，如果因此而說他們沒有飢渴或不懂飢渴的話那未免太過於武斷了。人的飢渴一如慾望，是永遠也填不滿的。他們有了某種東西，但對於別的東西他們又會竭力追求。得到之後對另外一種東西又表示渴慕，永不休止。人的飢渴，永不休止。所以，看吧，看這一群年輕人，你能說他們在某方面沒有飢渴嗎？你能說？

他一面安慰自己一面走開去。人很多。夏天的海灘是豪華的。但豪華的背面呢？他搖搖頭。他決定不再想這些了。

他走開去，一直。

他盡量往人少的地方走。繞過這一堆沙石，前面的路是凹凸不平的。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應該往那裏去。往那裏去好呢？他忽然想起那幾個僅有的零錢早在兩天前就已經用光了。生活實在是一件使人難以忍受的事情。但是，即使前面的路再窄再小，他知道要愚蠢的毀滅自己是沒有理由的。而且——他想：而且，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對，生存！

他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他決定別那邊去央求那個網魚的老頭子給自己做一點什麼。什麼都可以，祇要——他忽然停下了脚步。他實在被眼前的畫面所吸引了。一個女人——不，一個比自己小一點的女孩，和一個更小的女孩。那個大女孩在說些什麼？——一個汽球——對！一個紅色的汽球。她正在把那個汽球塞在那小女孩的手中。一面用笑話逗着那個小女孩。小女孩很天真的牽着汽球的線，小小的臉上充滿了單純的笑。小女孩玩得很高興，大女孩也跟着哈哈的笑。可是她的手——她的手不斷的在小女孩的頸上扯着。然後，他看清楚了，天！一條金色的項鍊！

項鍊落在她的手中。大女孩忽地站起身，拔足就跑。而小女孩一點也不知道！大女孩是向他這邊跑過來的。他緊張得什麼似的握緊了拐杖。大女孩走過時，他加思索的用拐杖絆跌了她。然後他衝上去，用粗大的手掌嵌住大女孩的肩膊。大女孩驚叫起來，她的臉孔是楚楚可憐的。

「妳幹什麼？妳剛才——」他並沒有鬆開攔住大女孩的手，反而害怕會失去什麼似的抓得更牢了。

「放了我吧。」她說：「在生活的鞭子下，我是無辜的。母親病了，爸死在戰場……」她喘喘着說，眼眶中除了驚悸，便是閃亮的淚光了：「——我實在沒有法子。」

「所以妳便要哄騙那個小孩？」在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腦中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意念閃過。

是的。可是我說過我實在沒有法子呀！」她哭起來，「誰會希望這樣做呢？」

「你可以找工作的。至少，妳並不殘缺，是吧？」

「我能做什麼呢？一個女人……況且，母親病了，我急需要一筆錢，同時，不管如何明天的生活也該想個辦法呀！」

「妳是說妳是因為飢餓才行騙的？」

誰不是呢？」

對！他像下了決心似的陰冷的笑起來。「我也因為飢餓才不得不要這條項鍊哩！」他一把搶過她手中的項鍊，甚至連她髮上的那串假珠花也一併奪下。然後一拐一拐的發狂的跑。也許跑得太快吧，他冷不防碰了前面不遠處的一個女人一下。女人睜開嘴，罵了一句：

「瞎子！走路也不睜開眼。」

而這邊，大女孩並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追上去。她有一種像可憐又像嘆息的目光望着他越走越遠……

3 LUNAR NEW YEAR EVE

Nice to see you back. Cloudy
weather doesn't mean a thing,
I stand all wind, all evening,
expecting your refulgent return,
except, a veil is never revealed.

Yes, that's Orion's belt,
and that's Gemini. Man
nearly kills me by uttering
carelessly, the hairy star?
Heard a lot, never seen.

Life is, a choice between ambition
and quiescence, not tossing a coin,
after all, you don't ever take part
among the audience, I shall wait.

4 EVE OF ST VALENTINE'S

My goddess is going to leave,
just when, some what acquainted,
we are getting to each other,
I love you, dear, what else
can I say? Fate is fate.

Doomsday did not come,
prophecy is but a joke
atheist goes on telling,
you did not bring chaos,
the game's been playing long.

Many come, with blessings
and rejoicings, to see you
back to where you belong,
I can only whisper
softly, I'll miss you, dear.

Kohoutek

1 HALLOWE'EN

And gives off meteoric clusters,
In a form of quiet call,
without a word, lone rover rises
from yonder horizon. Calamity.

Suppose, comet brings forth gale,
arrival is to meet open arms,
daybirds keep awaking,
there comes the century's brightest.

Darkness conceals a curve
he goes on recording
a very magnificent travel
none ever experienced before.

Yet, hardly enough a glimpse
a firefly would peep, on an early
winter's night, who is watching?
One tact mythlover.

2 CHRISTMAS EVE

What a reconciliation. Much
superstition dies in our age,
such as praying mantis,

such as such and such.
Visitor no longer called omen
of disaster wears trailing gown,

trailing gown of primitive embroidery,
meanwhile, needy and miserable,
this winter we burn time

to undergo a chilly December.
Roving envoy depressedly sinks,
for some optimist yells,

he's a fugitive convict.

高豪德

靈石

一 萬聖節前夜

以一種靜默的吶喊
無聲地，且拋出成串流星
孤獨的浪人自遠方
升起。災劫。

假如彗星帶來喜樂
世人會兩手相迎
鸞鳥也徹夜不寐
來的是世紀的至光

黑夜隱藏着一道
弧線紀錄着一次
從未有人經歷過的
輝煌的旅程

然而連一顆螢也不會
在此初冬的夜投以一瞥
誰在守望？一個緘默的愛神話的人。

二 聖誕前夕

好一次和解。很多
迷信死於我們的時代
有如拱手的螳螂

有如這般，如此。
不再被稱為凶兆的來訪者
披一襲拖地長袍

長袍有原始的刺繡
正當貧乏以不幸
今冬我們燃燒時間

來渡過冷冽的十二月
迎迓大使沮喪低沉
為了一個樂觀者的叫嚷：
他是逃犯

三 農曆除夕

你回來了真好

密雲天算什麼

我整夜迎風企立

盼望你嫵媚而回

只是，一張面紗未被掀起

是的，那是獵戶的腰帶

那是雙子。有人

差點殺掉我，漫不經心地

那掃帚星，他說

聽了很多，從未見過。

生命是上進與沉默間的

一種抉擇，不是地硬幣

然而，你不在

歡樂之列。我會等待。

四 情人節前夜

當我們在此

有點兒熟悉

我的女神便要離去

我愛你，親愛的，我還能

說什麼？命運就是命運

末日不來

預言是無神論者

說不盡的笑話

你沒帶來混亂

我們玩此遊戲已久

很多人帶同祝福

與歡呼來送你

歸去你原來的地方

我只能低聲說

我會懷念你，親愛的。

後記：

高豪德彗星取名自發現它的德國天文學家，是本世紀所見彗星最光亮者，一時舉世矚目。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三月分別出現在黎明的東天和黃昏的西天，其中十二月下旬至一月位佔於地平線之下，不可見。

高豪德於我是開啓感性之謎。它會是人們期待的奇蹟，災厄的預兆，被誤解或漠視的英雄，在我更是一個已離的知己其化身。

我對彗星有一份異國的愁思。便用英文表達了，二月二十五日詩成。譯為中文倒是無聊之舉，當作英詩的尾巴算了。

一九七四·四·二十九靈石

雨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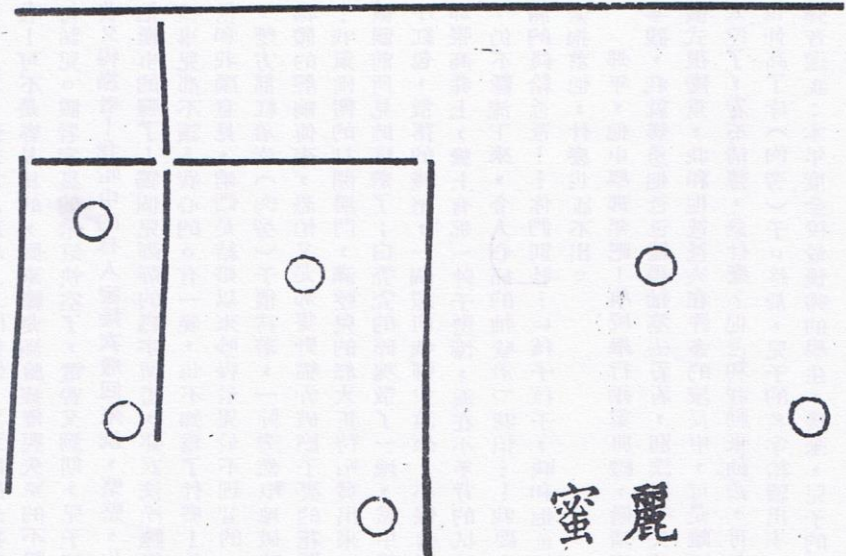
幾點了？屋子裏沒亮燈，壁上的大鐘也黑黝黝的躲起來，她的眼睛一向不好，也懶得挪動身子去摸摸那在書桌上的夜光鐘。雨還在落呢！她似乎還聽出那掉在屋檐上又滴落在屋簷下幾盆花卉裏的那種聲音。

剛才躺在床上，雨先是細碎，單調的打在廚房頂上的鏟片上，一忽兒却像我炒花生粒那般，沙沙的响起來。反正睡不着，也不想儘在床打轉兒，還是悄悄的起了床。

捲縮在兒子的爸最愛坐在那兒看報的舊式沙發上，嘗試去回想這幾天以來的事，該從那兒說起呢？這幾天過得那樣繁忙，凌亂，簡直沒靜下來的機會，此刻；週遭死寂寂的，腦子裏却塞滿了那麼多又那麼亂的事兒，但不知從何想起？

堅堅，唉，這孩子。這幾天可够他受的了，剛爲他那個出國手續奔波的忙了好一陣子，本想要他躺下去好好的休息吧！誰知親戚那邊上門來送禮啦，要爲他錢行啦，這消息原是不想驚動太多人的。免了吧！他爸就這麼說。人情總是推不却的，何況人家倒是一番好意啊！好，這麼一來，消息傳開啦！孩子的師長、朋友、同學都來搞什麼歡送會，可憐我們的堅堅，一太清早就惺惺忪忪的起了床，準是到下午才拖着滿身倦意回家。我們的兒子給人搶去啦！孩子的爸就愛這麼說。可不是嘛，數數，那麼一星期多他就要離開這個家和我們，看着他那原本豐滿的臉孔漸陷下去。孩子，我說，好歹你總得給我躺下來休息休息吧！他就說，媽，人家請客我總不能擺架子吧！唉，也是，人有時熱情得可怕。

想起以前那段艱苦的日子，雖過去了，其中辛酸的滋味却有誰曉得，兒子是撫養得長大成人，我和他爸爸熬了十多年的苦頭總算沒白費。兒子出國了，這個事實，一旦擺在眼前，令人興奮又不能不感嘆。前天，他懂事的對我說：「媽，我離開之後，妳也不要太過於掛念了，空閒時和爸爸去看看戲或打打牌吧！是了！媽的胃病好了沒有，再去看醫生怎樣說吧！」這孩子，這孩子，小時誰不說他頑皮淘氣的，那麼一點兒，就曉得說許多話，貓兒狗兒都聽他哄的。看他頂聰明的，他爸爸就早早的送他入學，全校最小的還是他哩！那位王老師選他當級長，小傢伙蠻神氣的管起人來了。他七歲那年，他爸爸整天爲那間和人家合股經營的小商店忙得飯也吃不下，剛開的小店子生意差透了，又急著湊錢來維持這個家，唉，到頭來店子還是垮



麗 蜜

上級却派我負責全權官和他的隨從的一班夜車，本來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妻病危，我又怎能分身？我向上級說明一切，他拍桌拍椅的大發脾氣。

「我不理怎樣多！一是晚上十點鐘到火車站，二是你回去以後不要再到這裏來。你出去。」

上級說得利就做得，我進退兩難，回到家裏，坐在床沿，看着妻蒼白的臉色，我告訴自己，絕不能走，即使失掉這份工作也不能走。

妻見我臉有異色，問起來，我一時太快照實說了事情。妻笑着說：

「夫吧！不要猶疑了，我已輕好了好多，沒有什麼事的，明天晚上順便給我買點吃的回來。」

妻的笑容使我放下心來，我換了衣服就到火車站，十點正，火車開行，我却開始感到不安，我實在太冒險了，我忽然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我此一出走，回來時已不能再見到妻了。我極力鎮定自己，小心駕駛，但只能維持一陣子而已。

驀地，擊架火車傾斜倒向一邊，搖搖欲墜。旁邊的助手急忙拉下夾炭的鏟子，抓住我說：

「噢，今天你怎樣搞的？走弧形軌道這樣危險也不煞掣，你迷睡了？」

我沒有迷睡，我很清醒，人在這裏，我仍然想着家裏，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裏，彷彿妻正那樣無助的等待面臨死亡。我感到眼前模糊起來，汗水滲透了全身。

火車穿過山谷，高復轉低。我探頭出車窗，這天晚上

霧很濃，什麼也看不清楚，只見火車頭的兩盞燈蒙上一大片白色，我忽然看到……清楚的看到，霧裏隱約有一個人影，一個穿着寬闊的衣服的女人在揮手，我擦了擦眼睛以為是幻覺，可是，真的，是一個女人的形象，我喚助手到車窗來，問他：

「你看到什麼？」

才說完話，人影忽然却幻滅，助手望了望說：「只看到霧，你又迷睡了？」

「不，我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現在又沒有了。」

助手不置信的笑起來，自管夾炭放進火爐，我還是站在原來的位位置怔怔的望着，一會兒，女人的影子又出現，這次更明顯，影子仍然在揮手好像攔住去路要火車停下來。

我再喚助手，但他裝着沒聽見，仍然自管揮炭進火爐。

我相信自己不是眼花，我相信那是真的一個女人的形象，每個人都應該看得見的。我抓起助手的手，拉近車窗，堅持說：

「你看！」

這次助手嘴也大了，嚇了一跳：「鬼……真的鬼！」

火車向前走，人影也跟着後退，有時模糊，有時清楚，隱約呈現在半空中。

影子忽然緩緩的垂下手，彷彿在說前面有危險，不要再讓火車向前。

我對助手說：「可能將有事情發生。」

「是的，為什麼影子總是揮手要我們停下車。」

影子又再緩緩的揮手，然後猛然的急急揮手，好像十分失望的因為我們不聽她的話。

「一定是鬼，我們停車看看！」

「不！不要太緊張。」

這時候我好像變成神智不清，好像聽到遠處有聲音傳來，一種女人的聲音：「停下來！停下來！」

我緊緊抓住掣動器，打算煞掣，可是又不敢。

跟着女人的聲音又響起，更清楚：「停下來！停下來！」

我什麼也不理了，閉上眼睛，突然緊緊的煞掣，車廂猛烈震動，鐵輪子响起的尖刺聲劃破夜空，火車緩緩滑了一段路停住，我還未下車，火車總管已打着燈走來，「什麼事？」

我不知應該怎樣回答才好，說了有又誰會相信？我會糊地說：「一定有事情發生，我打燈去看看。」

全總管的隨從們已經隨着跟來，他們感到很奇怪的眼睛我們走，走了不遠，聽到前面有漣漣的水聲，我想了想才知道那是NG橋。

幾天晚上雨很大，水勢趁着急流。所以流水的聲音很响亮。走到河邊，在燈光下，每們人都驚愕了，NG橋已被湍急的逆流沖擊折斷成兩段。

火車總管一時高興得不知所措，問我：「為什麼你會知道停下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幾個隨從慶幸喜於形色，圍着我不停的問，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的回答，一會兒，他們散開，全權官來了，他沒有看不起我是一個勞動者，因為太高興了，他與我握手，我的一雙沾滿炭灰的手，然後又讚賞我。

我想無論如何一定會得到重賞，但那時候重賞對於我太不重要了，我只想到妻，在家裏不知怎樣？走回火車處，我突然看到有一隻什麼貼住車燈，看清楚了原來是一隻特大的蝴蝶，撲着雙翼想飛走，就是現在這盒子裏的蝴蝶。

我這才恍然大悟，我剛才錯覺這隻霧色裏的蝴蝶是一個女人的形象，蝴蝶頭部像人頭，蝴蝶撲翼像一個人揮手。

我本來想放走這蝴蝶，但轉念一想，它救了我，便留下來做紀念。我望了望車廂裏的時鐘，時針指着凌晨二時……

第二天晚上我回家。還未踏進門一步，一個小孩子跑出來告訴我：妻逝世了，昨夜凌晨一時離開人間。

我並不迷信，我只認為這是一種偶然。但我還是深深的相信：妻的靈魂附在蝴蝶身上，在冥冥中救了我，可是我脫險了又怎樣？我獨自生存做什麼？富貴榮華現在對於我等於沒有一樣，我只不過像這隻蝴蝶一樣，沒有靈魂，空餘一具殘屍。

說完他的故事後，蓋上盒子，無限傷感以長嘆：

「現在我所擁有只是這隻沒有靈魂的蝴蝶。」

七四·二·十八日譯作

等她自己情願

「勿驚動，我親愛的——」

「風風：

她又來。

我很矛盾，我不知道想或者不想見她。

嵐嵐，她在哭，爲了他們故事的終曲。那個他——哦，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爲他惋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傻瓜。傻瓜也不易當，是不是，你說。

我叫她別哭，她不聽。

她愈哭愈大聲。我忍不住了。嵐嵐，我大聲說：

人與人之間，有什麼不可解決的？

事與事之間，根本就沒有一定的軌跡！

物與物之間，當然不會永遠美麗！

兩小時啦，知道嗎？你的淚腺怎麼預積了那麼多的淚

小 湯

水？

「哎呀，你怎麼懂的？」

我直着字（肉旁）子向她吼，我不會好裏好氣，我是好想好想忍性些的。可是，我不能！對她絕對不能。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其實，一切與一切間的對與錯的出發點就是能自己否。我知道她不想哭，但，她不哭不行，我知道。一顆活生生的心假如割下來，它仍然照跳的。生在自然，一切也自然啦，就像我——嵐嵐，不說也吧，反正你清楚。

「別吵，別吵。我掩耳。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早說過，我不能了解自己，就像你不曾了解我一樣。」

她仍不看我，她仍哭。

「珍珍，Marcel Proust 說：我不再愛誰，當已經愛過。你也是這種情形？珍珍？」我盡量扯大喉嚨。

「你開什麼玩笑，風大哥。」

我的名字叫風，可能有點瘋，我不否認，或者你也不。有個詩人自稱性靈之中有一大半魔鬼的成份。我當然不能跟他比劃，我只能承認或者不能自稱。有兩種悲哀；你願意心靈被痛苦噬蝕，或者願意瘋。風。

「你不是？你哭什麼？他又不是死掉。」

你說我的話還可以入耳不？嵐嵐。

「風大哥——」

「哦，行了，你知道我的名字取得不好。」

她相笑。呾呾呾的，很美。我說過她美？我現在說：

珍珍好美。

我大笑。

笑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你願意分析，你會了解我笑出了感情，笑出了笑以外的感情。

當她告訴我那個男孩的名字，我就知道，我有點像我名字的發音。那或許是一個永恆的隱白，我願意以笑聲洗滌我的苦楚，笑痕支配我扭曲的五官。「等她自己情願」原也是一份酒脫而漂亮的情感。我滿意不能自己的愛，能自己的等她情願。

我記不起她怎麼喊我風大哥的，嵐嵐，我告訴了你嗎？你記不起。或者我邪得連這個稱呼都不能酒脫的不名符其實。

當她哭，當她說：我們完啦。我或許激動而驚喜，或許什麼也沒有感覺，我實在不想分析我的觸覺，這只能增

加我的負荷。

風風，媽在叫，可能又是她——珍珍來。我有點不知

所措——」

X

X

X

他把大門拉開。

珍珍。

他咧開咀笑了，他積極使笑痕一如她喊風大哥時的誠

懇。

「風大哥。」

「坐。」

她說：他們如何如何的完，那個她如何如何的大方。

美。他只咧着聽她的聲浪，不聽他們的完蛋。當她的聲音

有點變，賀風就說：

「只管笑有個屁用。」

然後笑嘻嘻的：

「全世界的人都愛珍珍，包括我在內。」

她頓腳了，壓在他的痛苦上。

然後他向她吼：

「哭吧！哭吧！」

她的眼睛開始紅腫，他又說：

「別哭，別哭！」

她不哭了。雖然她還想哭。

他忍不住問：

「假如，我像你這個情形，你怎勸我？珍珍？但我是不會哭的。」

「風大哥，你戀愛了？是不是？」

「唔，在我瘋掉的時候。」

「你不會好像我，你那麼好——」

「好有什麼用？」他說，不知那來的勁，也許沒有永

恆秘密的東西。他迅速背向她，有那麼大聲就那麼大聲的

哼：「我很好，我好像只能做你的風大哥！」

他又迅速轉向她，又看見她的淚水。

「你——回去。請回去。」

他衝入臥室，繼續寫給嵐的信：

「嵐，我忍不住了，不過，也好，或者，這所謂一不

做二不休，唔吧是個很難做好的角色。嵐嵐，我仍在等

待，等她自己情願——」

——七四·四——

一首失敗的詩

● 評摩星的「海濱晨約」

銀髮

李英豪在其「批評的視覺」一書的自序裏所指出：

批評一首詩或一篇小說，大畧有兩種處理手法，其一由創作者方面入手，其二則由讀者的心理入手。「我對學生一無所知，當然只有取用後者的手法，即以作品本身帶給讀者的反應入手。因此所謂純客觀的批評是困難的，本文若有過於主觀的論調，尚請識者指正。當此批評風氣過於冷淡的越華詩壇，這未嘗不可當為拋磚引玉之舉吧。」

摩星的「海濱晨約」一詩，原刊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出版的「中學生」刊物上，爲了討論方便，我全首抄錄於下，以供參考：

海濱晨約

摩星

她應邀赴

日出前海灘之約

市區的人開始向海濱移動

是那樣靜

唯有水吻細沙喘息

與晨曦輕擊波濤的紅光

一雙赤足在沙上留下的新跡

沿着早潮編織的花邊

以速率相革的步趨

逸去

她憶起

他預告的苦衷

他必須於太陽露面前離開

她怨恨自己

為何花太多時間去化粧

他喜歡的是那原有的面目

當她流浪街頭

被他愛上的時候

循着足跡追尋

那足跡——

有的被嫉妒的浪抹掉

有的 她詢問漫步的情侶

他們指着他們遺下的狂笑

任憑她掙扎

現在讓我們進入作者在詩中所表現的世界吧。這是一首屬於所謂主題正確健康，而表現淺白平易近人的作品。詩中以「她」赴海濱之約而發展成一富戲劇性之愛情故事。作者在這個故事裏提示了一種衝突，即一種內在美與外在美之抉擇。作者故意安排「她」因花太多時間去化粧

而起不及約會的時間致失去了「他」，藉此表達了作者要表現的主題。即對內在美之嚮往，對外在美的放棄的觀念。在用字方面，尚稱簡潔但可惜詩味索然。我們試再要加分析作者在詩中所呈現的意象及表現的技巧，即可發現其值得檢討之處甚多。先看第一段。

她應邀赴

日出前海濱之約

一開頭，作者即給出這麼毫無詩意的獨白，像戲劇裏的所謂開場白。我們想，這句詩除了說明一個直指的事實之外尚有什麼？這只是一句散文，作者將之分行，其效果只如一篇言情小說或恐怖小說裏的開頭：「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那樣直陳。一開頭便出現如此無味的詩句，可見作者對詩這個問題未能把握到它的核心，以為這麼隨便將散文分行便是詩。但我們還是耐心的看下去：

市區的人開始向海濱移動

這句詩自成一段可以說是一個動態的描寫，作者告訴我們約會的時間到了。以「市區的人開始向海濱移動」此一訴說來說明早晨之降臨雖然十分牽強，但仍造成一種暗

示，就算這種暗示性非常薄弱。不幸却因此而引起下段恬靜的海灘之描寫，這是由於作者未能注意一首詩之完整性之故，因為未能前後兼顧，造成了彼此失彼之弊。使詩在聯想上發生了衝突（非西洋文學之所謂「聯想切斷」）這種衝突往往造成詩的意象及其完整性之破壞。這是表現技巧未成熟的詩作者所容易患的痼疾。試想「市區的人開始向海濱移動」的意象是一動態。「移動」一詞在讀者心中因想像而產生一種聲響。「市區的人」一詞亦屬眾數，當眾數的人向海濱移動的時候所引起的熱鬧聲響，瀉向海濱，而海濱却是：

是那樣靜

唯有水吻細沙喘息

與晨曦輕擊波濤的紅光

這種景象能給作者有「是那樣靜」的感覺，但給讀者的是什麼？也是靜嗎？當市區的人向海濱移動的聲響仍緊緊地追隨耳畔的時候，也迫着讀者有「那樣靜」的感覺嗎？

但作者的而且確是在這段詩裏寫靜態的景，那麼，「是那樣靜」一句却是否畫蛇添足？其實作者若真欲表現靜態，則如何把這種靜態表現出來，而不是硬拉着讀者告訴他：「是那樣靜」啊！詩不是散文，詩貴在含蓄一經說出

便詩意全無了，何況這段寫景並無任何象徵與暗示。古人寫景最低限度以寄情，這段寫景。作者寄托什麼？而「水吻細沙喘息」與「晨曦輕擊波濤的紅光」這種描寫也不凡之極。這種意象讀者在散文，電影或小說上見到描寫海濱早晨的景象也不外如是吧，甚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實在無法牽強說：「水吻細沙喘息」暗示恩愛，「晨曦」與「紅光」象徵希望等等。「紅光」指剛出來的太陽光能說出並強調約會時間之到達，並點出第一句「日出前之約會」已錯過時間，只此而已。這種直陳白描未能造成詩之暗示性是必然的。此段只是為人物出現佈下的場景而已。

接着：

一雙赤足在沙上留下的新跡

沿着早潮編織的花邊

以速率相革的步趨

逸去

她憶起

這正是作者把「她」這個人物應約而來，不見愛人，只見到「他」離去後在沙上留下的足跡的景象陳鋪出來。（第三句中「相革」可能是「相等」之誤）像「一雙赤足在沙上留下的新跡」「沿着早潮編織的花邊」等句雖屬唯

美之作。但意象却是陳腐不堪，毫無創意。這裏所謂創意並非指「這些句子別人未有用過」而是意象之創新讀後使人有新的感覺之謂。

試問沙灘上的足跡及湖水沖擊沙岸所成的幾何美，有多少人未有過這種印象？其實作者這些句子只是即興之作。只企圖告訴讀者「人去沙灘空」的一個事實。最后一句「她憶起」，作者藉此賣了一個關子，看下去却又是另一場獨白：

他預告的苦衷

他必須於太陽露面前離開

她怨恨自己

為何花太多時間去化粧

他喜歡的是那原有的面目

當她流浪街頭

被他愛上的時候

這種低劣的表現技巧，簡直是言情小說的前文提要之類的補叙筆法。一首詩出現這些語法（或詩句），如果不是作者對「詩的語言」之特性毫無了解，就是對詩創作抱太不嚴肅的態度。不但毫無詩味，毫無意境，而且更不幸的是這段詩句正是全首詩主題之所繫。這首詩的表現之差

由此可見。也是够證明一首未經醞釀成熟便急於（或隨便）「作出」的詩，其結果是多麼可驚。

雖然此這段詩仍有其散文的意義，作者藉化粧之行爲造成「他」之離去而說出其對外在美之放棄；「他」之喜歡「她」流浪街頭之原有面目（樸素）而說出其對內在美之嚮往。（我不想在此批評作者的審美眼光，暫肯定其對美的觀念爲正確及健康，此即前向我說這首詩爲主題正確健康的理由。）最後我們看全詩的結局：

循跡是跡追尋

那足跡——

有的被嫉妒的淚抹掉

有的 她詢問漫步的情侶

他們指着他們遺下的狂笑

任憑她撥拾

這段詩可以說是前段之延續。因「她」花太多時間去化粧而失約，結果遭受了「外界」之放棄。也直陳了作者在全詩中欲表達的主題。讀到她被人狂笑的時候，我們有「劃終」感覺。我們好像聽了一個味同嚼蠟的故事一樣，聽完了，便什麼也沒有得到。除了那個所謂對內在美之嚮往，對外在美之放棄的觀念外，我們還能從這首詩得到屬

於詩的一些什麼東西？

綜觀全詩，現在我們當可發現，作者在詩中只求給出一個單純的觀念。也許一首失敗的詩，往往因詩作者先有一個觀念，然後強迫以詩的形式來表現它，這時候的詩已不是詩，只是表達那個觀念的工具——這時候的詩已成了散文。正如外表是一精緻的首飾箱（詩之形式），打開後裏面却是礫石（散文的內容）因爲「一首詩備有觀念和思想而缺乏詩的要素，縱使其中的觀念思想多麼高明，多麼具有道德感，這仍然是一首很壞的詩。」（見洛夫的「詩的欣賞方法」），何況摩星對內在美之取捨這種觀念也不見高明到那裏去。詩雖無限制於題材，即任何題材皆可入詩，但在選擇的時候却需詩人之獨具慧眼。我們可把一個極爲平凡的題材，通過詩人完美的意象及熟練的技巧，往往能表現出其不平凡處。但「海濱晨約」一詩却無能爲力了。作品中缺乏了詩之爲詩之要素，如何能「化腐朽爲神奇」？若只刻意要表現所謂主題正確健康，言之有物，或審意表現明則，平易近人的詩作者，往往容易流於粗製濫造的作品，但其技巧之低劣，詩味之全無，足證作者把未經醞釀成熟的作品急急「作出」所造成之草率了事，這是它之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濱晨約」一詩之另一失敗之處，是作者差不多全以賦的創作方法爲主，無論從句子或整首來看皆爲直陳，

鍾嶸詩品序曰：「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直陳其事本是詩的作法之一，但那只基本的。此外尚需配合比興穿插其間——尤其是「比」爲最重要。無論傳統詩或現代詩都不例外。只有這樣讀者才可領受到詩的含蓄之韻味；或達到心靈激盪，無限迴盪的地步；或獲得如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的：「盛唐諸公，惟在興發，劍鋒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好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所呈現的這種境界。這是直陳其事者無法達到的境地。溯五四運動後的新試。（包括所謂之散文詩白話詩和自由詩），正是由於當時的詩人們的表現過於直述鋪陳，一瀉無遺；或過於淺白無味，平易近人，或過於作表面之白描而沒有深入內在精神去探究及顯現，才被現代詩革了命。現在我們是否尚要爲了淺白易懂，平易近人而寫些無味的詩作？我覺得摩星乾脆用散文來處理上述觀念較爲適當，否則像「海濱晨約」這麼缺乏詩的質素而又表現失敗的作品用詩的形式寫出，只有浪費筆墨吧了。

當讀者因對現代詩的難懂敬而遠之的時候，面對這樣一首淺白到似乎散文，平淡到毫無詩味的詩作，我們又作何感想？

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三日西貢

風車 停泊 走廊

「風車」終於在一段為時不短的編輯工作之後，與大家見面了。雖然較原定出版日期遲了半年，使不少讀者對我們詩社的編輯工作失去了信心，但是在最近的文藝版，不景氣的時候，我們居然能够收集了大部份比較優秀的作者之作品，從這一點成績來看，我們可以無愧地給讀者一個最切實的證明：我們從沒有疏忽我們的工作。綜觀這一期的內容，共計收有廿一位作者，作品廿七篇，可以說是相當豐富的了。

◆詩人銀葵的「一首失敗的詩」原刊於去年人人日報「茶

讀者可能減少，所以在經過作者同意之後，決定將之重刊。我們把它重刊的目的，是希望「文藝批評」在此間能成爲一種風氣。尤其是此類不礙人身攻擊的就詩論詩的批評，我們不得不承認，此間文壇實在是太缺乏了。

◆靈石英詩自譯：「高蒙德」是香港寄來的作品。作者靈石爲香港詩人，早年畢業於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現任香港「啓明學校」英文教師。詩人的短篇創作小說經過本社成員海弦爲媒介，近日陸續刊於建國日報「東風版」及成功日報「學生版」。

◆翻譯欄中的「明天·黎明時」及「下午墳場」都是投來的譯作。雨果爲法國名詩人，透過沙曼霞的譯筆，我們仍可深切地體會到詩人的喪女之痛。杜頓爲越南詩人，他的作品由讀者自己欣賞吧！

◆本期所刊各篇現代詩，都是「精選」的作品，展現詩人們心境的意境的每一幅優美的詩。現代詩這頭黑野馬衝刺的馳騁在中國正統藝術的廣場上，現代詩是不寂寞的，詩人們躍馬縱橫，雄姿英發，笑傲揮鞭，一揮鞭就劃出一條美麗的詩形曲線。

風車

◆小說作品亦相當豐富，韓毅剛的「吹個口哨吧」敲打一種愛情的風哨子。玲瓏的「翩翩雲鬢」文字幽美，黃廣基「飢渴」的吶喊這一代的某一種不幸，豈漏迷失在自我的「方向」裏。

◆翻譯小說「霧痕」爲一靈原著，一靈爲越南早年舉足輕重的文豪，以後有機會我們會再介紹其他越南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

◆由於篇幅有限，未能佳作盡錄，部份投來的作品留待下期發表，最後，我們謹向支持本刊的文友、讀者們致萬二分感謝。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舉凡文藝範疇內之稿件，均所歡迎，來稿寄上下列地址：

51, ĐỐC PHỦ THOẠI
SAIGON 5.

執行編輯：駱文良
劉健生

出版者：風車文藝出版

地址：堤岸楊公澄街一一五號
電話：五一九〇二

PHONG XA XUẤT BẢN

115, Dương Công Trưng Quận 6

Tel: 51902

印刷者：馮興印刷廠

地址：堤岸馮興街八十九號巷十五號
89/15, đường Phùng Hưng, Chợ Lớn 5
Tel: 56028

經售處：西堤各大書局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版